

藝論卷

研功考略  
陳廷敬



啓功著

啓功叢稿 藝論卷

中華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啓功叢稿：藝術卷 / 啓功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04  
ISBN 7-101-04256-2

I . 啓… II . 啓… III . 啓功 - 文集 IV . I121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56264 號

責任編輯：柴劍虹

## 啓 功 叢 稿

藝 論 卷

啓 功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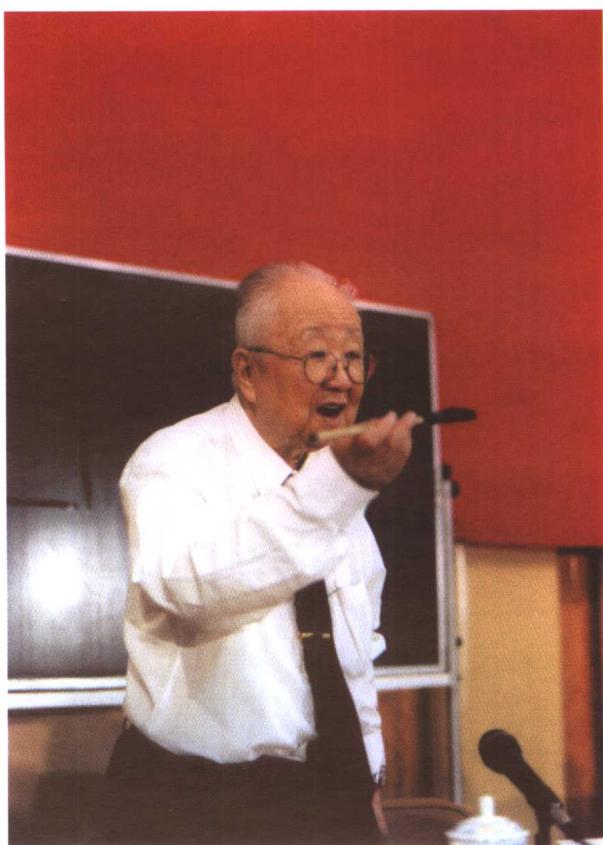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12 1/8 印張 4 插頁 228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 冊 定價：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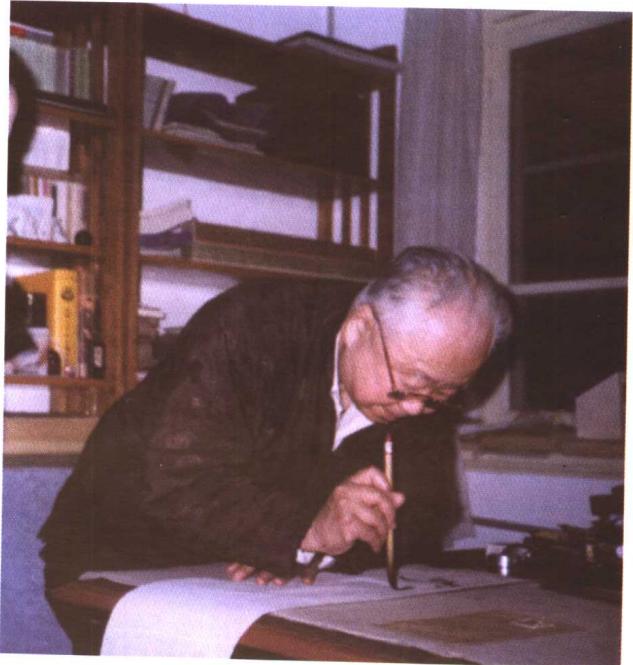
---

ISBN 7-101-04256-2/K·1809



作者一九九九年六月在講授書法知識

(孫建華 攝影)



作者在家中揮毫創作

(章景懷 提供)

山色由人隨空有水先

藉紙本來無筆端

造化原如此何必王維

雪意圖

吾功



作者題畫詩

居見東園友

麝芳出彩毫

無心拾青紫只

直玉蒲桃

近是南田墨

元白

魏日記

憶

得萍翁誰長林直幹

餘酸宜枝吐喉嚨任玲瓏

齋萍翁詩稿清須直是蒲桃也著我

元白

深燃醉眼任模糊春草詩心  
倦更尋夜半吟鄰舍罵  
斂將破盤入圓珠

一九八九年夏夜房筆不功

王功

印

《蒲桃》，一九八九年作

## 出版說明

《啓功叢稿》前三卷（論文卷、題跋卷、詩詞卷）出版後，受到學術界與廣大讀者的好評。本卷所收為啓功先生的書論、畫論（前三卷已收者，本卷不再重出）。其中考訂真偽、辨證作者、時代及風格的鑒定性題跋，多言簡意賅，嚴謹周密，關鍵處一語破的，確鑿不移。大量的講稿、文章則是為青少年或初學者指示學藝門徑的。啓功先生早年學畫，曾得名師指點。他重視文字的書寫，認為這是人際交往的基本工具。他經陳垣老推薦擔任教職以後，特別重視書寫的工作，整規範，無論是批改作業還是課堂板書，始終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實踐出真知。他寫得多，畫得久，見得廣，在長期書畫藝術實踐和觀察比較中，通過苦心鑽研，細致揣摩，得到不少體察實情的甘苦之言和總結經驗的獨得之秘，如刀鋒與筆鋒的辯證關係、結字上的黃金律等。啓功先生常常以親切務實的「過來人」口吻，循循善誘地引導人進入學習書畫藝術的正軌。他隨時隨地努力破除一些故弄玄虛的門戶偏見，一些生搬硬套的教條陋規。他的講話切近實際，通情達理，能够化繁難為簡易平實、淺近好學，真正做到提要鉤玄，深入淺出，不愧為一位深造有得而又善於教書育人的藝術家、教育家。

本卷的編輯整理工作主要由責任編輯承擔。啓功先生的藝論作品很多，大篇較容易找到，零篇小劄則分散各處。啓功先生的內侄章景懷先生、文物出版社蘇士澍先生和北京師範大學的侯剛同志都慷慨熱情地協助我們四處尋覓搜采，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照片、複印件，豐富了本卷的內容。

啓功先生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參加《清史稿》點校工作以後，即和中華書局結成生息相關、心神相通的患難知交。書局每有所求，啓功先生必慨然相助。書局發展近年遭遇一些困難，啓功先生也爲之焦灼不安，四處呼籲聲援。啓功先生得到全體中華書局人的衷心愛戴和敬仰。我們要把啓功先生的親切關懷變成我們改進工作奮發圖強的前進動力，切實做好古籍整理圖書和學術著作的出版工作。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是啓功先生九十二週歲華誕。古語云：「仁者壽」。我們衷心地祝願啓功先生身安筆健，目清神旺，四時吉祥。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零零四年六月

## 目 錄

晋人草書研究——一九四二年在輔仁大學的演講	一
論書絕句一百首	七
讀《論書絕句一百首注釋》後記	一八
關於法書墨迹和碑帖	一九
論書隨筆	二九
論書劄記	三五
真宋本《淳化閣帖》的價值	三四
故宮古代書畫給我的眼福	三四
藍玉崧書法藝術的解剖	二六
憶先師吳鏡汀先生	二七
平生風義兼師友——懷龍坡翁	二七

晋代人書信中的句逗	二七
金石書畫漫談	一〇
《啓功書法作品選》自序	一九
《書法常識》序言	一〇三
啓功書畫留影冊自序	一〇七
《啓功三帖集》前言	一〇九
啓功書法叢論前言	一一一
題陳奇峰篆刻集	一一三
銅山張勺圃先生論書全集讀後記	一二六
書畫碑刻題跋選	一二八
論書散劄	一二九
書法入門二講	一三〇
書法入門二講	一三一
論書散劄	一三二
書法入門二講	一三三
書法入門二講	一三四
破除迷信——和學習書法的青年朋友談心	一三五
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一屆新年書法活動週中對書法專業師生的談話	一三六

目  
錄

- 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屆新年書法活動週中對書法專業師生的談話 ..... 三一  
在「啓功書法學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 三二  
河南文史館《翰墨石影》出版發佈會書面發言 ..... 三三  
三九

# 晋人草書研究

## ——一九四二年在輔仁大學的講演

書契以來，字體屢變，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千古奉為圭臬。顧自隸體一興，古制漸泯。草書更專主簡省急就，六書之義，不可驟尋。唐宋學者，有自矜謹重，不為草書者；乾嘉老宿，甚且以篆體錄文，其視草行，殆同旒贊。然許氏云：「漢興有草書」，而士夫書牘，尤尚草體，號為追逮不及草書，蓋慎其筆法耳，固古人之所重也。研求文字沿革者，於漢隸之後，今隸以前，微草無徵，詎可等之雜藝乎？

漢有草書之說，前人多未盡信，以《閣帖》所收章帝張芝之書，皆出僞造。自西陲簡牘，重見人間，其有年號可考者，上至武帝太始，而「神爵」一簡，已是草書，祭酒之語，始信不誣。第草書於漢世，究屬草創，木簡之出土，多已斷闕，其由章草變之今草，體勢完具，當在晉世，故言草書者，必以晉人為主。上窺炎漢，以溯源源，下概李唐，以窮俗變，宋元工草體者，僅米趙數家，明人偏旁多杜撰，盡可存而不論矣。

晋人草書，自少數木簡外，端憑法帖，館本《十七帖》，傳稱唐刻，《澄心堂帖》，南唐所摹，世

久無傳，明人以南宋《澄清堂帖》當之，其誤已不待言。《淳化閣帖》，雖編訂多舛，爲後世所訶，然大輅椎輪，其功未可盡沒。其後《大觀》、《潭》、《絳》，孳乳益繁，宋明而後，叢帖尤盛，所收諸書，真僞混雜，頗有待於辨訂。地不愛寶，他日或將繼簡牘更有發見，居今而考晉人之書，仍必以法帖爲大宗。

《閣帖》編排未善，書人名氏混淆，屢經訂正，已成鐵案。而略檢通行彙刻草字之書，猶多收僞帖中字，其貽誤學人，殆非淺鮮。是以欲考鏡字體源流，必先確辨書人時代。與夫帖之真僞，後人題署，不足盡憑也。《閣帖》之誤，前人論之已詳，明清叢帖中，頗有古帖，標題亦常舛誤，觀者過信過疑，皆有其蔽，試舉二帖以例之。

《出師頌》書作章草，墨池堂《戲鴻堂》本，題曰索靖，《玉烟堂》本，題曰蕭子雲，《三希堂》本，有米友仁跋，定爲隋人。嘗合校之，明人所刻，「鼓無停響」，「鼓」皆作「��」，文遂不通。《三希堂》本墨迹，今有影本行世，筆勢古厚而流美，決非鑄搨可得，因嘗懸斷明人所刻底本爲僞。後於友人家見一墨迹，爲陶齋舊藏者，有明初人及文彭十餘跋，備致推許。其誤處與明刻皆同，紙墨尚不及唐宋之古，雖不敢即指爲章董諸刻所據之本，而誤字既同，則章董諸本之非真，可斷言也。且王世貞曾收二本，是明代以前，此帖摹本非一，皆輾轉傳模，信筆題署，要以米跋本爲最古，至其是否隋人，固無的據。總之不題爲六朝以上人，米氏自有特識，苟僅依彙帖標

題則以後作先，不亦慎乎。

《平復帖》，章草奇古，紙墨渝敝，字多剥落，宋徽宗瘦金標籤，題曰陸機。梁清標刻之《秋碧堂帖》，書家既鮮臨仿，而論書評帖者，亦罕及之。近年墨迹影本既出，世間始見廬山面目，而觀者以其字不可識，董其昌跋，又未能詳具原委，遂謂徽宗標題，漫無根據，時論紛然，競以骨董羹目之矣。余見其草法簡古，雖近木簡，以爲苟能尋繹文詞，或可稍得佐證。因澄懷謗玩，又復博詢八法名家之留意斯帖者，然後全文大略可讀。其中可商之字，尚約三分之一，而篇首八字，曰「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則確無疑義。彥先爲顧榮字，榮與機、雲同入洛，號爲「三俊」，則此帖藉使非出世衡，亦其同時儕輩矣。徽宗標題古迹，固多臆斷，而於此帖，必有依據，惜乎舊跋盡軼，源流莫辨，所幸首行未泐，尚可資爲憑鑒耳。

帖之時代既明，然後究其體勢結構變遷之迹，庶不致混淆訛舛，後先倒置，而古人著筆，緩急從心，縑素時或凋殘，墨痕更易脫落。隋唐嚮搨，已不免失真，宋人上石，再經鉤摹，尤多乖誤，諸家釋文往往紛歧，察其所失，蓋有數端。

一、今草源出章草，章草實省隸爲之，如愛之爲爰，憂之爲憂，最與真書不合。而按之漢隸，則愛作憂，憂作憂，草書之源，昭昭可見。後人但據真書結體，以釋草書，宜乎其多未合矣。即如六朝及唐人草書，亦常據當時別體。如孫過庭《書譜》「互相陶染」，或釋陶染或釋陶淬，今

傳古寫二體千文墨迹，舊題智永所書，染字真書作染，草書作凍，可證《書譜》之非陶淬。敦煌所出唐人草書《法華玄贊》數卷，中有名字，或釋函，或釋品，或釋卷，按卷字別體作弓，道藏中恒有其字，刻本《玄贊》，此處真書正作卷也。拈此二字，足當隅反。

二、董逌《廣川書跋》云：「得秘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黃摹書，至有墨色漬落，或以重墨添暈，當著奉詔時，其所模搨，皆略仿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按，著指王著，奉詔謂刻《閣帖》也。《大觀》雖重取墨迹上石，較勝《淳化》，而仍不免舛誤者，當是底本如斯，無從校正耳。王獻之《地黃湯帖》，「謝生還可爾，進退不可解」，爾二字之間，空隔甚遠，且爾字橫筆上折，文義字形，兩覺未允。偶閱《右軍帖》，見屢言司州，因悟爾實东字，原迹失其首筆一橫，其上是河字，非可字也。此或《廣川》所謂墨色漬落處，一筆之失，兩字俱誤。又王羲之《謝光祿帖》，「二𠂇奄忽」，二下之字，舊釋爲朝，二字分明兩畫，而釋作一，所以遷就下文朝字，實當釋二鄙也。此一字難識，而逌改上文，削足適履，此之謂耶。

三、閣本偽張芝《汝殊愁帖》，「處耳」處字，誤斷爲二，分居兩行，後人釋爲不可。《大觀》改正，處字始明。姚鼐謂《大觀》行款較《淳化》爲高，即以此處耳二字一行爲度，其說雖無實據，却具至理。

四、王治《不孝禍深帖》、「備你嬰荼毒」，備下一字，舊釋作豫，蓋由上文備字而臆測之，不知與下文不屬也。諦審《大觀》本，此字筆勢，與上下各字，迥不相侔。後見唐摹右軍《喪亂帖》墨迹，亦有此一字，在兩行之間。《喪亂帖》，前有僧權押字，乃悟此字爲珍，姚懷珍押字也，摹入正文，遂不可解。故余嘗謂處字爲截鶴，珍字爲續鳧，閣本摹勒之粗，可窺一斑。如望文生義，鮮有不誤者，然則考釋古帖，豈易事哉。

五、釋《閣帖》者，如施氏、劉氏、顧氏，互有短長。王澍《閣帖》考證，素稱允當，以今觀之，仍不免於穿鑿與固執，况草主簡易，點畫屈曲，往往因人而異。虛舟好執點畫參差，辨字異同，則賢者之失也。如羲之《初月帖》，末二字，或釋呈耳，或釋皇恐，王云皆非，當是皇恐皇恐，古人重文必加兩點，此恐字末筆稍拖，即指爲重文，則前舉張芝帖中耳字，末筆至長，可逕釋爲耳耳乎。羲之《黃柑帖》云：「奉黃柑二百」。王云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按右軍有帖云，奉橘三百枚，虛舟中心橫亘三百之數，不惜強就橘，寧非笑柄。

略舉大凡，已有五失，則草書一體，前賢考釋雖多，終有待於整理也。

彙輯草字之書，通行者，如《草韵辨體》、《草韵彙編》、《草字彙》等，皆輾轉模臨，筆意全失。所收諸字，不著出處，帖之真偽，更不暇擇。學者苟執之以習筆法，以考字體，其流弊所極，曷可勝言。《草訣歌》流俗所習，人人尤深。范文明《草訣辨疑》，朱宗文《草聖彙辨》，攻其謬